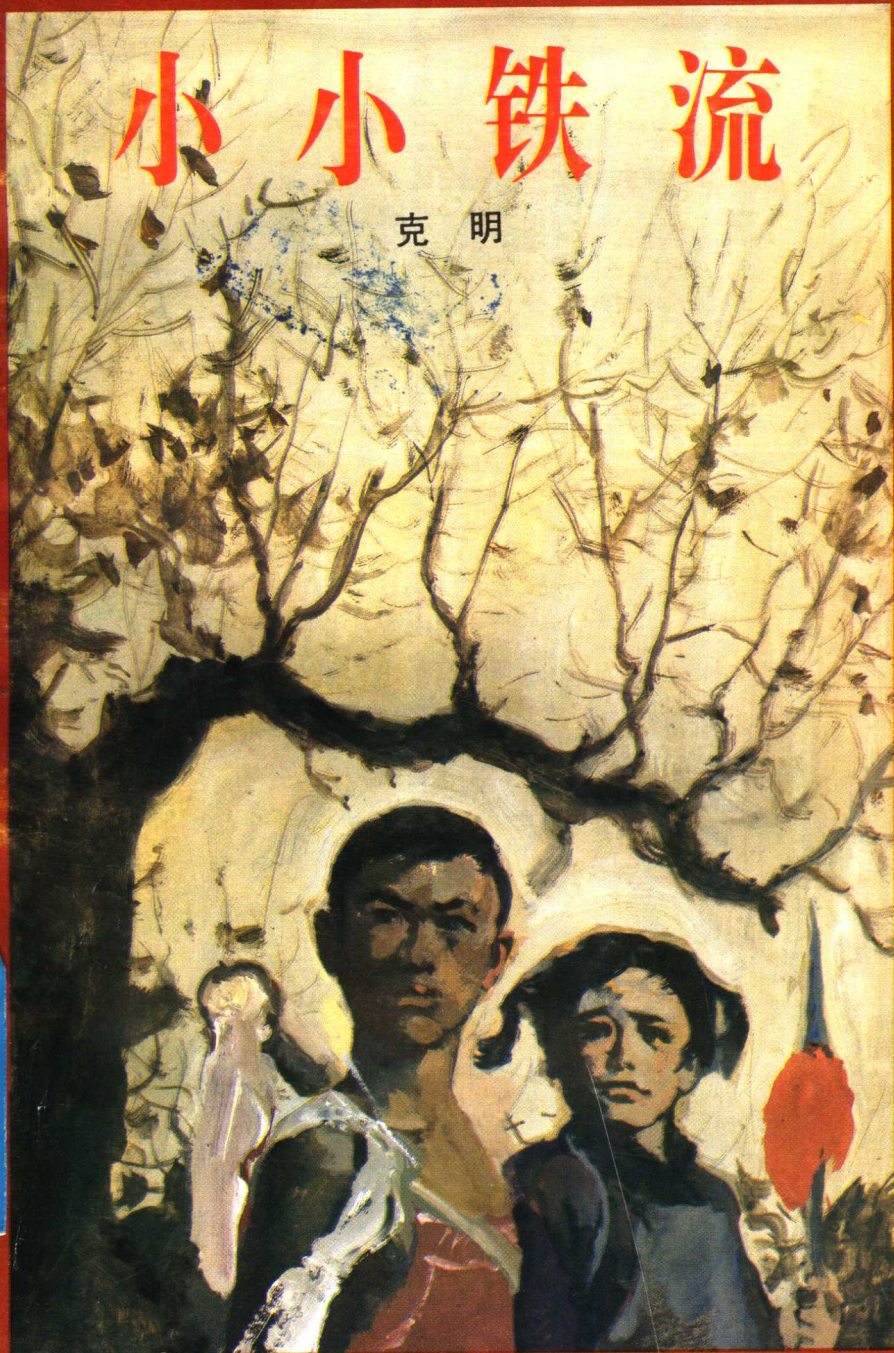


战★斗★的★童★年★文★学★从★书

小小铁流

克 明



小小铁流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4号

封面画：邵亚川

封面设计：周建明

插图：张德育 卞国强

责任编辑：武广久

小小铁流

克 明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4.7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

1982年3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济南第2版

1992年5月济南第2次印刷

定价2.25元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

英雄少年们是在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成长的。老一代革命家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把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们鼓励少年儿童团结起来，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人民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在大后方还有少年铁血队、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在革命洪流里，少年儿童步伐豪迈，歌声嘹亮。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

流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有的为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为一代一代少年儿童传颂。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这也是一套记载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的大型重点丛书。

这套丛书里，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若干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目 次

第一章	小伙伴.....	1
第二章	铁匠师傅进了村.....	17
第三章	仇恨.....	36
第四章	事变的风云.....	49
第五章	熊熊的火把.....	75
第六章	大战之前.....	84
第七章	厉害的娃娃兵.....	103
第八章	大勇遇险.....	113
第九章	小小的铁流.....	126
后 记		143

第一章 小伙伴

一九三六年春天，冀中平原天旱。可是在三义庄一带的水涝泡子里，小麦却长得格外水灵。进了农历三月，遍野翠绿的麦苗，都窜了挺子，一阵微风吹过，麦浪起伏，就象是绿海里翻滚波涛。一场细雨，洗净了大地，也洗净了天空。蓦地，一道长虹出现在西天边，就象是搭起一座从人间通往天上的彩桥。

村子北街路西的胡同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每人肩上背一个荆条筐篮，出了街口，跨过围村堤，踏着两旁铺满野草、小花的土路，朝滹沱河边走去。男孩子姓尉，叫大勇，高挑身材，浓眉大眼，长方脸上，泛着熟透的高粱那种水红色。他穿的是白粗布对襟小褂，毛蓝裤子，裤腿绉到膝盖，头上还箍了块羊肚手巾，刚刚十四岁，看上去却象是一个小大人。女孩子姓王，叫小虹，比大勇小一岁，个子也比大勇矮半头，红润润的圆脸，弯弯下垂的双眉，睫毛特别浓密的眼睛里，瞳仁儿又黑又亮，略显浅黄的头发，梳成两个齐刷刷的小辫儿。她穿的是红粗布裤褂，远远看去，就象绿野里开放的一朵红花。

俩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

“你们娘儿俩又没有下锅的了？”小虹歪着头，关切地问。她

的声音，就象小小的金铃轻轻摇动。

“瓦罐空了，囤脚也露了底儿。娘的线子纺不出来，就指着野菜过艰年哩！”大勇说。小小的人儿，心里也装满了忧患。

“夜来俺爹刚给家送来半斗高粱，回去跟娘说一声，先舀给你们二升吧！”小虹说。她是个好脾气又好心眼儿的小姑娘。大热天拣一把麦穗，听说谁家揭不开锅，就偷偷地放到谁家门口；看到哪个小朋友饿了肚，一个糠饽饽也要掰成两半儿，一块吃。

“甭了！”大勇摇摇头。他是多么感激小同伴的好心啊，可是小虹家娘儿俩，指着爹爹扛活挣来几斗粮食巴曳着，也够艰难的，怎么好意思在人家嘴里夺食？他学着大人的口气说：“没有上不去的山，没有过不去的关，老天爷饿不煞家雀儿！”说着，还鼓了鼓肚子，显示出并不要别人接济的硬气劲儿。

两个孩子走近河堤时，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光辉，洒满村庄，田野，大地。西天的彩虹，更加真切，鲜艳，清新，连那蓝天上悠悠浮动的白云，也镶上了美丽的花边。

二

三义庄是县城东北十八里的一个古老村庄。处在滹沱河一个由西折向北，又由北折向东的转弯的地方，就象是坐在一个天然的椅圈里。村里三百来户庄稼人，千百年来，一直受着洪水祸害，恶霸欺凌。大勇家祖宗三辈就没有土地，是只靠刮土熬硝盐过活的赤贫户。三年前，恶霸地主李金树在十字街开起一座官盐店，忌恨大勇爹爹熬硝盐夺他的生意，勾来盐警——人们叫做盐兵队的狗子们，把爹爹抓进城里监狱杀害。大勇和娘就过得更加困难了。穷苦的日子，磨练出大勇勤劳、刻苦、刚强的性

格，也使他过早的成熟起来。大勇娘三十二岁，她本是个欢眉大眼的俊气女人，大勇爹死后，靠两只手摇纺车挣几个血汗手工钱养活儿子，日夜操劳，额上过早地出现皱纹，看上去已象个四五十岁的人。她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一天天长大的儿子身上。大勇也越来越成了妈妈撑持苦日子的小帮手。

小虹家是大勇家的东邻。两家的土坯房连山，推开相隔的篱笆门，就是一个院。小虹的娘云老姑，是尉家门里的老姑娘，没兄没弟，招来丈夫王老绍在娘家过日子，因此人们还习惯地叫她“云老姑”，叫她男人“老绍姑夫”。老姑夫已给李金树当了十年长工。云老姑胖墩墩的身材，圆脸上有一层不太明显的雀斑，眼睛总是细眯着，象是在微笑。她看大勇就象是自己的孩子。小虹和大勇，从小一块长大，上树捋叶，下河逮鱼，洼里拾庄稼，河滩挑野菜……，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小伙伴儿。

彩虹渐渐消失了。两个孩子上了河堤，只见漳沱河水已落得象是一条银线，曲曲弯弯地穿向东方。河滩上，新生长的野菜，已经连成大片，从河堤根一直到水边，密密麻麻，新鲜水灵，就象是铺了一条茵茵绿毯；红梗绿叶的“老鹅筋”，紫心花叶的“黑心菜”，还有叶儿狭长的“苣荬菜”、“醋醋柳”，甩着粉红喇叭花的“燕葫芦苗”……，他俩用不着商量，就一齐奔野菜最密的地方来了。他们挑选那棵大、鲜嫩的，用镰刀尖儿剝下来，抖去根部的泥土，小心地装进筐篮。篮满了，就倒成小堆，等会儿敛成大堆，再装筐，紧紧地煞上一条绳子，背回家去，就可以掺点糝面面儿的做蒸食吃了。

日头高挂在护堤柳梢。大勇、小虹的衣裳，都浸透了汗水。于是两个人来到河边涮手洗脸。清亮得照见人的河水里，一群黄谷鱼正顶着细流儿游动，它们看见人来，扑啦啦打起溅儿，银

色的鳞片在阳光下一闪，又一阵急雨似地潜回水里，拉着巴儿游远了。涟漪消失了，水面平静下来，河水里倒映出两个孩子的身影。

一群花里胡哨的小黑点，呜吼山叫着，从河上游下来了。这是恶霸地主李金树的儿子李星魁，领一群抱粗腿的小羔子来玩水。李星魁长得象条白蜡竿子，焦黄蜡气的瘦长脸，窝眶眼，塌鼻梁，虽已十六岁了，还在小学二年级“蹲红椅子”。这小子成天逃学打群架，专找穷娃娃欺负。他看见有两个孩子在水里洗涮，手搭在眉上打个眼照，朝身后的小羔子们挤了挤眼，坏小子们一蹦三跳地朝大勇、小虹直冲过来。李星魁抖搂着哆哆嗦嗦的灰绸子夹袍，扯开劈拉嗓子叫喊：

“谁家的贼崽子，来这里偷菜！”

大勇、小虹正撩着水花说话，听见喊声，都抬起头来。小虹眼尖，一眼看出李星魁帽盔儿上的红疙瘩。

“又是那群小王八羔子。欺人欺到河边上来了！”她声音里有一点惊惶。

“别怕他们，有我哩！”大勇沉着地安慰同伴。

俩人回到河滩上，大勇一手叉腰，一手攥起铁锤似的小拳头；小虹歪着脑袋，手里举着镰刀，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越来越近的小羔子们。他们受这伙羔子的欺负，不是一回、两回了：冬天，大地冰封，滹沱河象条雪龙睡在大平原上。两个小伙伴，用冻得象发面饽饽似的小手，拂去堤根的冰雪，拣起一小堆一小堆干棒树枝，李星魁领小羔子们来了，他们呜吼一声，把小干棒给扔进雪里。春天，柳芽发了，柳枝绿了，大勇、小虹各骑在一棵老柳树的横枝上，用小手嗤溜嗤溜地捋着金色的柳叶，忽听得树底下有什么响动，低头一看，李星魁一群小羔子们，正踢他们放

Chapter 090 李星魁

在树下的小筐当球儿玩。大勇、小虹跳下树来，小羔子们早嘻嘻哈哈跑远了……。

眼瞅着，李星魁领着小羔子们来到跟前了。他那窝眊眼，贼溜溜地盯着一堆堆水灵灵鲜嫩野菜，故意咋呼道：

“好大的胆子，敢挑俺家的菜！”

“你叫唤什么？”大勇的眼睛直瞪着逼近的李星魁，攥紧铁锤般的小拳头。

“这大河也是你家的？这大河滩上哪儿写着‘李’字？”小虹面颊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着愠怒，两个小辫扎煞得老高，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李星魁嘿嘿一笑，横着脸说：

“俺爹是村长，也是河务会长，村里庄外，堤坡河滩，全属俺家。”他朝小羔子们一支乍胳膊，“给我扬了！”

小羔子们呜吼喊叫，奔向菜堆，脚踢手扬，雨点似的把菜撒到河里。大勇看见一棵棵鲜嫩的野菜随着水流儿漂走了，就象被人从手里夺走饭碗一样焦急。“呸呸！”他朝两个手心里各啐了一口唾沫，狠劲搓了两搓，喊着：“你赔我的野菜！”饿虎扑食似的，直朝李星魁冲去。李星魁很乖巧，早防着大勇这一手，身子一闪，跳到一边，朝小羔子们喊道：“都来，给我揍这小子！”小羔子们立刻呜吼山叫着围上来。“叫你帮狗吃食，着打！”大勇挥着两只拳头，一连打倒了两三个，可是他身上也重重地挨了几下子。

“财主羔子欺负人啦！救人来呀……”小虹眼看着大勇要吃亏，又急、又气、又心疼，晃着镰刀上不去手，看见有个大人趟水过河来了，就跳起脚儿叫喊。

李星魁占了便宜，窝眊眼一挤，领小羔子们跑了。



大勇攥紧铁锤般的小拳头

“叫你狗日的乍翅！”大勇追上后边的一个，又狠狠地踹了一脚。

三

一位脚步稳健、身材魁梧的老汉，来到大勇、小虹跟前。老汉头上戴着秫秸篾子编的尖顶草帽，身穿毛蓝裤褂，赤红脸，连鬓胡，肩上背着一个装有剗猪刀剪用具的褡裢，手里擎一把明光锋利的大铲，走到两个孩子身边，温和地轻声问道：

“勇，虹，又受欺负了？”

两个孩子一看见来的是张福恒爷爷，立刻扑向老人，委屈地叫了声：“爷爷”，眼里都滚下了泪珠。

大勇常听娘说，福恒老汉的爹爹张老岚，是清朝时在这一带打洋兵、砸教堂的义和团头目。有天晚上，张老岚他们被西太后勾来的洋毛子，包围在河边。一场血战，用大刀片砍下上百个洋毛子脑袋，后来路断粮绝，无法突出重围，张老岚和弟兄们跳河牺牲，没有一个人投降。直到这会儿，人们仍称村北渡口为“老岚渡”，纪念这位坚贞不屈的老英雄。福恒老汉是同爹爹一样的硬汉子，又是这一带剗猪打蹄治牲畜病的能手。穷人家谁买来小猪要剗，谁家的牲口胀肚、拐腿，只要他听说了不用请，自己就到。可是李金树二百银洋买的大骡子得了结症，摆下酒席三请，他硬是不去。老汉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只在村北路东，离大勇他们胡同不远，赁来几间土坯房，开了个客店。水乡农村，来往客人不多，每逢店里清闲，他就锁起大门，背起褡裢，扛起大铲，串乡去耍手艺。老汉五十多岁没娶亲，却特别喜欢孩子，经常给孩子们讲有趣的故事：过五关、火焰山、天仙女下凡，傻女婿回

门……不过孩子们最爱听的，还是红脸大汉斗财主，义勇军在关外杀东洋鬼子兵……每逢听完，孩子们还要歪着小脑袋，刨根追底地问：“这是真的吗？红脸大汉嘛时候到咱这儿来呀？……”

福恒爷爷满面红光，炯炯的眼睛里闪露着亲切、慈祥。老人是多么喜欢大勇、小虹这样的孩子啊！他看见孩子，就象看见嫩枝新叶的小树，他愿用自己的双手抚育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灌溉他们，让他们快快地长大。

两个孩子跟在老人身边，朝村里走着。轧了两道深深辙沟的土路两旁，铺着绿茸茸的小草。水潦泡子的田野里，没有蚂蚱跳，没有蝈蝈叫，只有不知从那里飞来的小蝴蝶——灰的，白的，花的……在早开的野花丛里飞来飞去。老人看一个孩子锁着眉尖，一个孩子撅着小嘴，知道他们还在为刚才的事儿气恼，就有意地逗他们说：

“你们想听故事不？”

一听说“听故事”，就象一股春风，吹散了压在两个孩子心头的云雾。

“愿意！”“想听！……”他们每人扯住老人一只胳膊，央求似地说着：“讲啊，讲啊！”“爷爷，你快讲啊……”

老人看两张小脸儿都象是开了花，才松了一口气，就慢言细语地，讲起肚里编排好的词儿：

“这故事呀，也是实事儿。河北边村子里，正在‘闹狼’呢！——”

“闹狼？”大勇不由得一愣，插话问道，“哪里下来的？”

“狼？”呀！那东西多恨人哪！”小虹心里打了个哆嗦，眨着眼睛吃惊地喊了起来。

平原村庄的孩子，只从老人嘴里听过“狼外婆”的故事。知

道狼是一种凶暴、残忍、狡猾的恶兽，却从没见过狼是什么样儿。

“是啊，”福恒爷爷象平时那样从从容容，有板有眼的讲起来，“西山里不是来了红脸大汉吗？红脸大汉一进山，狼可就惊得崩了群啦！它们逃呀，窜呀，有的就下了山，跑到咱平原地来了。你们知道邻县尹家庄吧？过河往东北，顺千里堤走三十多里地，那一带出产的大鸭梨，个大、皮薄、水多，北平、天津都有名气哪！就在前几天，从那里忽然窜来两只恶狼：扫帚尾巴，长嘴巴，眼睛立愣着，它们白天藏在大沙岗边的苇坑里，晚上就出来偷鸡、拖羊，还吃小孩。起初人们是各自把守自己门口，天一黑，就把猪圈羊栏关严，把鸡鸭拖在屋里。狼到哪家，哪家就赶。可是一家一户，黑夜白日，哪顾得过来！你听吧，谁家的猪圈给狼扒了，谁家的羊栏被狼钻了……一天，有个白胡子老汉，打了个盹儿，他家窗户给狼拱开，有病的老伴儿被狼咬伤了肩膀……”

“狼这东西真可恶！”大勇攥起了拳头，气愤地跺着脚，恨不得去跟恶狼拚个死活。

小虹眼睛里噙满了泪花：“老婆婆多可怜哪！老爷爷还敢闭眼吗？”她是个软心肠的姑娘，听见悲惨的故事，就掉眼泪。

“不怕它凶，不怕它坏！”福恒爷爷提高声音说：“尹家庄的人们齐了心，有拿棍子、扁担的，有举锄头、铁锹的，把藏狼的苇坑围了个严严实实，周遭还张上了网子，一声呐喊，冲进苇坑去砸狼窝子。吃饱喝足、睡得正美的老狼，可着慌啦，心里说：‘怎么到哪都挨打呀！看来这也不是安身之地！’于是张开长嘴巴，吐出尖舌头，狠着命地往外闯。撞到东，棍子扁担敲；撞到西，锄砸铁锹劈，晕头转向闯进网子里，一窝狼都被打死了。那个给狼咬坏老伴肩膀的白胡子老汉，用棍子敲着狼脑袋，敞开大嗓门才说

哪：‘对付这种吃人的东西，得齐大伙儿动手才成！’……”

“打得痛快！”大勇称意地说。

“真解恨！”小虹圆脸儿上堆起笑容。

天空里，白云团仍在慢悠悠地飘动着，它们一会象是群群白羊，一会儿化作缕缕炊烟，一会儿变成片片白鳞，忽然间，白云间滚出一团墨似的黑云，满天云朵，顿时幻成层叠的山岭，突兀的峰峦，云端里火花閃閃烁烁，象是条条金龙在飞旋、跳跃。可是，“嘎啦啦——”平原上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这时的大勇，虽说还不知道福恒爷爷是在平原上撒播革命种子的地下共产党员，可是老人的话，却在他的小心眼儿里打开了一扇窗户，就象是暗黑的长夜里，看见了一盏闪烁的明灯。

四

麦收刚过，滹沱河决口，三义庄一带又发大水了，漫洼遍野，一片白连江，被围村捻护住的村子，就象是漂在海面上的孤岛。

大水围村的第二天，天空的残星还没消尽，大勇就悄悄起来，提了一根应手的小木棒，沿着围村堤，急急地向村西走去。到西街口，他脱下衣裳，举在脑瓜顶上，趟着齐胸的深水，直奔离村有半里地的一块大土岗。这块大土岗上，原来有一座奶奶庙，坍塌多年，无人管理，砖瓦都已埋没，长满了荒蒿野草，这块儿地势高，水淹不到，每逢发大水，远近的兔子、老鼠、狐狸，就都集拢来这里穿穴打洞。这倒成了胆大的孩子们的一个临时小猎场。头一天，大勇在这儿捉了一只小兔崽子；今儿个，他想起早，去逮一两只老兔子，一块炖了，请云老姑、小虹和邻居们一块吃顿兔子肉。上了岸，他穿好衣裳，猫着腰，悄悄儿登上了土岗，就着蒙

蒙的天光，围着边儿转了一圈，只碰上了一群群的老鼠和碰脚面的癞蛤蟆，心里说：“兔子老了不好拿，准是钻到里边去了！”他转身向土岗中心走去，他和小朋友们到那里逮过蚰蚰，知道那里有一片甩着紫花的红荆。他用小木棒拨着荆枝往里探寻。猛地，一个五大三粗的小小伙子，撞到他的怀里。

“谁？！”大勇一趔趄，立定脚跟。

“我！……快跑，过来了！”

大勇看清小小伙子黑紫色的四方脸庞上那一张咧开的大嘴巴，一把拉住了他，急问道：

“荒唐鬼！什么过来了？”

“大……大野鸡脖子！”大嘴巴的小小伙子气喘吁吁，指着身后。就在这时，一阵沙沙草响，一条有面杖粗细的大蛇，挺直半截身子，吐着尖细的舌头，象在草上飞一样来到他们脚下。

“别慌！”大勇把小小伙子推到旁边，一闪身子，用小木棒朝野鸡脖子颈下轻轻一击，那蛇顿时蜷成一团，在地上打起扑拉来。大勇赶上一步，右手捉住蛇尾，提起来一甩，左手从尾部往下一捋，刚才凶猛不可一世的大蛇，变得软绵绵地象一条草绳。

“好家伙，你真有两下子！”小小伙子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水，咧开大嘴，憨厚地笑着说：“刚才我用砖头砸，越砸它越凶，差点缠到我大腿上。”

“牛牵鼻子狗墩牙，长虫照着‘七寸’打，这是诀窍呢！”大勇小大人似的解说。

“服你，服你！”小小伙子合拢双手，朝大勇作了个大揖。

“嘿，我也是上个月搞稗子荏时，才跟人家学的哩。现现现卖呗。”大勇笑呵呵地杵了小小伙子一撇子，“净出怪相！”

这小伙子叫大各，是大勇家西邻厚忠大伯的儿子，生日还